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皇清文頴卷九

十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昊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校對官中書臣蔣寬

謄錄舉人臣蔣傳馨

謄錄舉人臣秦朴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頴卷九

論

黃鐘為萬事根本論

劉綸

古聖人擅顯庸創制之才彰物曲人官之用其所以經緯萬端者雖事極乎至纖且悉莫不與以宰攝之大原豈事事而為之所哉亦以理必彙其元數必宗其朔即天壤之大古今之遙皆將範圍不過而曲成不遺也請

得詳黃鐘萬事根本之論今夫黃鐘者在氣為中氣在聲為中聲其得乎理者全也均其長得九寸徑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其賅乎數者備也故史記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而六律之中物不得過事民不得過臣自有黃鐘以為之君而按序遞生即十二曲六十調不過錯綜以寫其蘊太和所以鼓盪於兩間也氣化所以節宣於萬類也天時人事所以綱維樞紐於終古也由是以之通歷而緹戾有消長

焉以之嘉量而參黍有虧盈焉以之準度而圭撮有贏縮焉以之平衡而銖兩有空積焉鬼神至遼渺也一吹息以格之矣鳥獸至蠢愚也一聽觸以召之矣豈非其旁皇周浹厥用四達而不悖者歟然竊意前之聖人聲律身度正黃鐘以推萬事則一本散為萬殊後之君子憑器考聲執萬事以求黃鐘則大用乖乎全體彼嶰谷之竹亦天籟自發耳鳳凰之鳴亦物性自通耳而元音即有以紀之何者其神融故其迹洽也至於漢京房之

用準晉荀勗之用笛梁武帝之用通北齊信都芳之用
輪扇皆不惜殫思沉慮庶幾脗合夫黃鐘而沿襲既差
施用殊絕不亦舛乎善夫元定律呂新書之言曰欲求
聲氣之中莫若就黃鐘而多設之管每分遞減更迭以
吹律元可得茲固根本之論也若夫聖作明述宿悟神
解潛運在希聲之始而理無不精數無不貫休明鼓吹
樂緯而禮經之俾天下皆受治焉所謂萬事萬化宰乎
心其又當求諸根本之先也已

黃鐘為萬事根本論

于振

天地之化必待於物為之區事為之制則不勝其勞而
化育之理將有時而窮聖人之制必待於事為之處物
為之給則不勝其賾而制作之妙將有時而絀然而天
下之事固非聖人不能區畫盡善也則聖人之處萬事
必有其本矣今夫律吾知其高者高而下者下也清者
清而濁者濁也今夫度吾知其尺有所長寸有所短也
今夫量吾知其斗之大於龠也庾之異於釜鐘也今夫

衡吾知其千鈞之重不以銖兩而移也是數者萬事之所待理而百姓之所日用而不知者也然使聖人必斤斤焉今日治律明日治度又明日而為之量與衡在聖人前民利用固有所不辭然而聖人有所不必者何也聖人固知本者也昔者黃帝使伶倫截嶰谷之竹斷兩節而吹之制十二筩以象鳳凰之鳴雄聲六雌聲六律呂之生蓋始於此顧六律六呂播為五音而益一以上生焉損一以下生焉四時和八風平功德以是而昭符

既由是而集熙乎盛哉何由而致此蓋有本焉則黃鐘者是黃鐘者子月之律也候律之法為室三重閉戶塗罍密布緹幔以河內之葭灰抑律兩端冬至日一陽初復其灰自然飛動而黃鐘應焉此固天地之氣剝而必復聖人制器以迎之造物無心也聖人亦無心也由是而律呂正焉宮商協焉而百獸舞鳳凰儀無怪矣由是而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各自其十以登於引則度之長短視此矣由是取黃鐘之管容子穀秬黍中者

一千二百為一龠焉又十其龠而為合焉而斗斛以上類然矣由是而一龠之重則十有二銖焉又倍其銖而為兩焉而鈞石以往莫能外矣推而至於謀衣食興學校禮以節性樂以防淫凡所謂用天之時因地之利以導民之和者胥不外是故曰本也夫巨木之初生萌茲焉已耳土膏之所滋息雨露之所浸潤以達其枝以茂其葉高或百尺廣蔭千畝者無他其根之所蟠者大而因之者有其本也黃鐘之為萬事根本也亦若是則已

矣蓋嘗論之後世之人物物而為之所事事而為之制
宜其施之無不當矣而上下之間弊弊焉察察焉日不
暇給者古之聖人執其簡以御其繁握其中而圖其要
萬事無能遁焉此黃帝堯舜所以垂衣裳而治成周之
世所由致宇宙太和之盛也歟

黃鐘為萬事根本論

周長發

天下之事萬有不齊而莫不根本於黃鐘以為起數之
原大數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此其事幾疑為
繁蹟之數而不可紀極以窮其蘊者矣不知肇始黃鐘
紀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厯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
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此其說有可得而申者焉
昔者黃帝命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嶰谷之竹
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

筭以聽鳳鳴而雌雄各六是謂律本自黃鐘以至蕤賓
六律為陽自林鐘以至應鐘六呂為陰參分損益隔八
相生皆還相為宮以起數此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
夫律以起歷此又三統三正所由兆焉黃鐘當半子初
開之候一陽來復之時施種黃泉孳萌萬物天統天正
定於此也由是林鐘在丑則為地統地正太簇在寅則
為人統人正玉衡构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
推之而小周大周小成大成月會歲會閏法元法備基

於黃鐘之黍索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書曰同律度量衡
蓋以齊遠近立民信也因律而考之度本起於黃鐘之
長一黍之廣度為九十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
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廷尉掌之量本起於黃鐘之
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
矣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衡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
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
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

規園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謂五則職在大行鴻
臚掌之若此者其以黃鐘為根本焉明甚然黃鐘起數
又不特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重
輕者不失銖黍而已也在人心亦自具黃鐘焉秉陽剛
之氣驗來復之機喜怒協乎溫肅哀樂符乎慘舒而由
否而泰由屯而亨由剝而復天人理欲判於幾微其亦
天開於子之精義乎所以按之五行而土屬中央驗之
五事而思以作審體之五常而信以統終察之五音而

君以作始即以萬事之本為萬理之根無不合也是可探河洛之數而起悟矣

黃鐘為萬事根本論

汪士鋐

天下之事不可勝舉而必有其原天下之理不可勝窮而必有其要推其所從生而遞以相嬗於無盡此繼天立極之聖人創為法制垂諸後世而事以理起舉無有能外焉者也昔者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甬以聽鳳鳴雌雄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劉歆著其說曰一備數二和聲三審度四嘉量五權衡稽之於古今効之於氣物和

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數始於一
至於十百千萬所以算數事物本起於黃鐘也一而三
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
七而五數以備聲者宮商角徵羽也五聲之本生於黃
鐘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
陰陽之應也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合樂用焉
歌奏用焉而五聲以和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本起黃鐘
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

長一為一分積十為寸自寸至引遞以十升而五度以
審量者龠合升斗斛也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
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
龠為合自合而至於斛皆以十遞加焉而五量以嘉衡
權者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
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旋見矩也權有銖兩斤鈞石
之差焉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十二百黍重十二銖兩
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以

制權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均權是之謂五則也故書曰同律度量衡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陶唐命官授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蓋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以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鐘起於子而終於亥終而復始天地之大紀該焉歷代以來講求愈密而溯其始皆起於律史記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而黃鐘者又

六律之根本也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行而不著
習焉不察斯莫識所由來耳如其因端竟委窮流溯源
則起化有自時措咸宜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
能事畢矣然則聖人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者其故可思也若夫縱泰橫泰之辨漢斛魏尺之殊羣
論紛紜莫所折衷非荀阮之神解李通之心契詎易測
其淵微也哉

黃鐘為萬事根本論

齊召南

言道者必溯太極言數者必溯黃鐘此非有精粗神迹之判也太極者黃鐘之至理黃鐘者太極之元氣始生萬物位居中央於聲為宮於行為土於辰為子於卦為復於統為天於時為日南至氣之母而聲之君也是以舉天下千變萬化之器與數莫不由之以生即謂萬事之太極也可旨哉黃鐘為萬事根本之說也試論之黃帝制律以象鳳鳴首曰黃鐘其長九寸其數九九從而

遞相損益以極於應鐘而十二律備黃鐘正則十二律
皆正而天下之聲無不正大樂所以同和天地感格幽
明類致百物移易天下之風俗而鼓舞至神者黃鐘之
為也然則謂十二律為樂之根本而黃鐘為十一律之
根本此亦善於言黃鐘者矣雖然烏足以盡黃鐘哉今
夫天下事之大端有五備數審度嘉量權衡與和聲並
重者也而是四者則無一不本於黃鐘數之紀於一協
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也本起於黃鐘積三之數

度之別於分忖於寸隻於尺張於丈信於引也本起於黃鐘積黍之長量之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本起於黃鐘積黍之龠權之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也本起於黃鐘積黍之重書曰同律度量衡冠律於度量衡之上凡以是也至於布蓄而掛扞卦爻應焉尚象而規矩準繩應焉演為歷算而春夏秋冬之節氣章部紀元之積分應焉推而族姓始於吹律軍聲辨於執籥星土準於旋宮天下無有一事不

本於黃鐘也者又奚啻括義和廷尉鴻臚司農之所掌已哉以其為施種之初也故曰鐘以其為五色之尊也故曰黃陰陽合德氣鐘於子以化生萬物故由孳萌而紐牙而引達而冒莖而振美而已盛者生氣之通自乾初九以至上九也其由罟布而昧蔓而申堅而留孰而畢入而該闕者生氣之復自坤初六以至上六也變化不窮以黃鐘為樞紐如木之始於根而布於葉以暢於枝如水之始於本而流為川以放於海班固所謂究極

中和為萬物元又謂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洵善於言黃鐘者歟抑又有說有天地之黃鐘有人心之黃鐘天地之黃鐘月令是也故孔子贊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於復則曰見天地之心也人心之黃鐘喜怒哀樂之未發是也故中庸以中為天下之大本也處兩大之中者為人宰四海之中者為君君之所以理萬幾而康萬國者豈有他哉心而已君所以宅心者豈有他哉中而已致中以致和而天地協應兆民阜成百昌茂遂將所謂

黃鐘者不在區區之器數而在道法矣書曰皇建具有
極此即萬事根本之說也歟

史論

劉綸

讀諸史而不以正史爲考信則見必岐讀正史而不以諸史爲參稽則識必固司馬遷續父談爲史記褚少孫補以景武紀等書裴駰解之而蘇子由作古史以糾之班固續父彪爲前漢章帝又命曹大家補八表天文等書顏師古註之而劉知幾作史通以糾之蔚宗沿晉人輕俊之風似遜孟堅一格而思精體大與班並驅或曰前漢失之同後漢失之誕則荀袁二紀可並採已陳壽

三國志帝魏而退蜀雖文中子司馬公諸人俱躱之而大統實素習鑿齒所以有漢晉春秋之作而蕭常亦正以續後漢書也夫古人史出一手至晉書乃共參著述其始創於何法盛等十八家其後修於房元齡等十三人房喬者即元齡也文多駢麗無亦兼採世說諸書之過歟李延壽之爲南北史也綜八代於二書以成父志而沈約魏收子顯思廉百藥德棻之史瞠乎後焉然其複也可芟其遺也可檢彙而脩之是固有待且南北史

不作本志則如魏徵隋書所編顏孔諸人之志尤屬賅
貫可佳而論史者專及五代何哉舊唐書權輿於韋述
斟酌於劉昫仁宗時加刪改新唐書則梅堯臣爲方鎮
百官表劉義叟爲律歷五行志宋子京爲列傳而歐公
綜紀志之成進表有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
當矣乃劉元城正以此爲新書之病又豈無說耶至於
歐公新五代史蓋重修薛氏舊本者自朝廷取付史監
而居正之史不行良由煩猥失實耳宋金遼之史不及

前代如揭傒斯歐陽元所脩尤屬不知正閏其庶幾者
陳桎之通鑑續編他若李燾長編陳仲微二王本紀亦
不足多矣元史作於胡粹中洪武間命宋濂纂修尤多
舛謬欲其追媲前史之流風餘韻蓋亦難之豈古今人
本不相及歟抑雖有史才而未盡協其用歟夫以司馬
班范陳壽諸人其才與學與識固超出於諸史萬萬也
以子由知幾鑿齒蕭常諸人其才與學與識未必不大
遜於正史也然而正史之缺失亦有時不能不藉諸史

以揀之何者正史釐爲國憲有其醇必有其疵諸史列於各家有偏見亦有特見今誠以正史爲一成之案而以諸史爲互證之佐亦讀史者之又一見也矧二十一史皆法尚書爲紀傳體至編年之例諸家不同而莫善於司馬涑水之通鑑胡文定作舉要補遺所以正其失也劉恕復作通鑑外紀所以備其闕也紫陽綱目規仿春秋至嚴且明不在永叔五代史下金履祥通鑑前編得其意焉珥筆者宜於何取法已方今

聖天子盛德休烈光於青簡遘記言記動之司分繫日
繫年之典而又纂修

實錄以揚於我

祖宗累世之丕緒一時冊府芸香鸞坡鳳掖蓋皆有左
輔右散蔚為

國華用能垂萬年之憲勒千古之書者矣臣其敢不拜
手稽首以爲

當宁獻

史論

于振

昔我

聖祖仁皇帝以朱子綱目一書有裨於治道有益於人心特於

敕幾清暇丹黃甲乙著為成書刊刻頒賜俾天下溯流窮源以知春秋筆削之精義又以明史未竟

特命開館

簡選儒臣蒐羅舊聞以彰美備

世宗憲皇帝監於先典復加考定伏遇我

皇上乾德龍飛生知天縱懋學日新羣臣之擬述一衷
於

聖明之裁定於是乎有明之史炳乎足以奄有二十一
代之簡編矣顧臣竊惟史之難有三非具淵通之學則
無本也非有著作之才則非體也非嫻於掌故則古今
不具悉前後不相蒙古人云文章如面史才最難職此
故也廿一史之名亦以其代言之耳正史之外如漢之

袁宏荀悅晉之孫盛習鑿齒及王隱臧榮緒逮後劉知
幾輩皆有述作蔚然可觀亦曷可少焉雖然千古之史
才司馬子長其首也其文宕逸善叙事有牢籠萬有之
槩始於談成於遷補於褚少孫尚矣而班固乃迥然策
之謂其崇黃老進奸雄耳夷考固之為書自高至武盡
竊遷之舊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其卒也曹大家為
之竟其業則固之所自為蓋無幾耳然其文筆醇古樸
茂又非後之所及范曄個儻小才人無足取獨其書體

大思精所以與班馬並稱三史也三國之統自當以蜀
為正陳壽無足責而涑水亦復仍之至紫陽作綱目而
正統始定其為功於名教大矣晉書始於何法盛等十
八家貞觀中以法盛等所撰未允詔房喬與褚遂良許
敬宗等再加撰次房喬者元齡也喬以宣武諸傳論上
所自為故曰制旨而稱御撰焉古者修書多出一家之
言其成於衆手而歸之御撰蓋始於此前此則有沈約
之宋書蕭子顯之齊書姚思廉之梁陳書魏收之魏書

李百藥之齊書令狐德棻之周書之數子者非不各竭其心思才力欲與班馬爭席顧有紀傳而無志書識者憾焉非有隋書為之補其缺畧何以信今而傳後耶隋書者亦修於貞觀與晉書並稱良史者也蓋由太宗因才器使以顏師古孔穎達博通古今故授以紀傳于志寧李淳風明於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故授以志書總覈詳明自沈約以來所未有也其時李延壽預修晉隋二書究悉舊事因效馬遷體總序八代為南北史學者稱

之而沈約魏收諸家益微矣唐書始於吳兢劉昫因之
繁畧不均是非失實宋祁歐陽修被命為新書事增於
前文省於舊劉元城以為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云舊
例修書止著官高一人歐以宋為前輩並著姓名宋感
其退遜或謂子京用字奇澁歐公殆不滿之故為此以
表異耳今觀五代史之作條例嚴而體裁正史遷之後
此為嗣響視新唐書如出兩手固非子京所及也何況
薛居正盧多遜李昉李穆等之繁猥無稽者乎宋有三

朝兩朝四朝等國史元初立國史院命史臣通修遼金
宋三史為都總裁者托克托也為總裁者特穆爾達實及
揭傒斯諸人也明洪武中命宋濂等修元史未期而成
自遼以下史筆蕪穢無足觀者古今人才力之不相及
信不誣也要之作史之體雖有編年紀事之分後代以
來亦有起居時政之錄然編年者當以春秋為法紀傳
者當以司馬為宗至涑水創通鑑於前不過春秋紀事
之成法朱子成綱目於後乃得聖人筆削之微權而遂

昌尹氏永新劉氏或為之發明或表其書法皆所以尊
史於經煌煌焉甚鉅典也臣橐筆無能簪毫有愧惟有
勵劉向燃藜之志懷子雲給札之思引領

彤庭庶幾藉文章以報

國云爾

史論

張漢

大凡人臣之進說於君也衷之以經術而已六籍之微言無論則三代而下碩儒名臣之嘉猷讜論無有逾於程朱以程朱躬承聖人之統者其先則漢董仲舒漢唐諸儒無有過是亦守先待後之人程朱之所許也請因明咨而敝之考管子以德當位功當祿能當官為三本以節用賢佐法度誅賞天時地宜為六務荀卿以仁義威為三具其四齊則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之

說也漢孝文時鼂錯對賢良三策一以明國家大體一以通人事終始以能直言極諫孝武帝時仲舒三策則多援春秋經義天人治道之要明析言之蓋正誼明道不謀利以計功其聞道者以是推之致君亦以是當是時賈董並稱而治安之策不免於矯激之論與公孫氏同舉而曲學阿世吏治緣飾以儒術其本原大有醇疵區區智囊之鼂錯審機度務正不免計功謀利之習也夫豈可同日語耶至言世務書嚴安以禮度防風俗之

奢儉徐樂言安危之要賢主獨觀萬化之原各有所見
不能大為優絀仲長統稱崔實政論與荀悅申鑒五篇
其詳政體篇有五大抵興農桑審好惡宣文教立武備
明賞罰其言可採施於時政不無有裨而亦未盡簡核
嗣是而十思之疏且詳敝十漸者當以魏徵為準太宗
致治雖不即幾成康而納諫如流有主聖臣直之美徵
不盡繩以古人之禮法而抗言切諍則有古大臣骨鯁
之風可以上比於汲黯若夫司馬光五規所謂保業惜

時遠謀謹微務實其說皆守邦之要道唐姚崇元稹宋
呂公著范仲淹程顥皆有十事之奏可法可傳不能妄
議其得失直與張九齡之金鑑錄韓愈之奏表陸贄之
奏議蘓軾上神宗書及以通鑑大學衍義進講敝無逸
圖以托諷者並傳千古唐宋以來其可嘉與者尤不能
一一詳舉也至程朱為御史裏行及崇政殿說書煥章
閣待制皆以古大臣自期故言先務以立志責任求賢
為急言大本則君心為要是以程頤方長不折說者以

為特小失孟子引君當道之意而不知預養仁心則杜漸防微亦具見端朱子入告或以為正心誠意上所厭聞而必曰生平所學惟此四字以故在朝疏凡七十餘上不慮其數且辱者得其本也孰是可以入諫矣管荀諸人霸功也雜學也因時取濟可耳豈王道之所貴而與純儒比論耶臣愚以為諫君之道格其心而已積誠以動之明理以啟之心平氣和從容而詳悉之仿都兪吁咈之風必期於信焉而後諫諫斯無迂然而古之諫

臣亦有不必盡拘者信而諫有如魏徵不必信而諫有如陸贄而同歸於諫行而言聽則又視乎其人以致之六籍所載微言孔多得其道而用之已盡於此天下安於磐石而歷萬年有道之長以是故也臣不揣愚陋用
陳區區之忱乞

聖天子垂鑒而采納焉

皇清文頴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頴卷十

論

史論

杭世駿

史之有正史也自正閏之統標之也班氏承劉歆七畧以世本戰國策漢事楚漢春秋等篇列於春秋之後而不列史名自齊王儉撰七志梁阮孝緒七錄部分其類而隋書經籍志仍之有霸史有偽史有通史有實錄有

起居注有日歷有時政記自唐迄宋莫之能改必以班馬諸人為宗何也談遷彪固世領著作一則文直而事覈一則文贍而事詳補之者褚少孫宣布之者楊惲相次撰續者劉向劉歆馮商衛衡楊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校叙之者固女弟曹大家從大家授讀者馬融等作八表及天文志者馬續解之者徐廣裴駙司馬貞張守節之外又有司馬彪鄒誕生徐邈之音而史無疑義矣服虔劉德伏儼應劭

鄭灼李斐李奇鄧展文潁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
昭韋昭劉寶臣瓚之外又有包愷蕭該之音晉灼之集
注蔡道謨之集解大顏小顏之決疑集注而漢無隱滯
矣漢自中興以後為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晉室
遷徙三惟一存范蔚宗刪七家之漢書及東觀記自以
為筆勢雄放體大思精然表志闕如皇后稱紀方術濫
及神仙列女表章蔡琰識者有遺議焉獻帝以固書文
繁難省詔荀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立典有五志焉

曰達道義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勲表賢能范史以為文
約事詳論辨多美唐貞觀中嘗以是賜交州都督李大
亮下書曰此書叙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為治之體盡君
臣之義而科舉試士亦以悅紀與史漢為一科晉末袁
宏以東京史籍不倫惟張璠漢南紀差詳因參摭記傳
以損益之比諸家號為精密劉氏史通云世言漢中興
史者惟袁范二家而已陳壽三志魏氏稱紀蜀主稱書
厯後孫盛為魏春秋於武帝亦稱本紀

唐書藝文志有
魏武本紀四卷

習鑿齒始正其誤著論云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

有靖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叙况暫制

數州之衆哉

見世說注

梁武帝集諸臣編通史吳蜀二主皆

入世家劉知幾獨謂曹逆劉順而以帝王之少康光武

侯伯之秦繆楚莊比方昭烈歐陽修論正統而不黜魏

其賓客章望之著朝統論非之司馬光修通鑑而不帝

蜀朱子作綱目正之張栻撰經世紀年獻帝之後即係

昭烈年號書曰蜀漢逮後主亡國而始繫魏是即漢晉

春秋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為晉之旨也南豐呂南公
吳興鄭知幾永康陳亮嘗有更定壽書而皆不就廬陵
蕭常元陵川郝經明晉陵謝陞相次編削進蜀以帝制
退魏於載記三國之正統乃定大抵三史有得有失三
志有短有長淺陋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此遷之失也蘇
子由譏之見識有限體致局弱此曄之失也葉水心譏
之鄭夾漈論固謂全無學術專事剽竊不無過激然古
今人表斷自處義神農貨殖列傳及於白圭子貢是其

史例已紊矣陳壽叙事質直較遷固或不如比蔚宗則
有過況董袁劉呂諸傳為范史開先乎晉氏修史從賈
謐之議以泰始為限斷厥後公私互有著述迄於齊代
數其可徵者陸機撰三祖紀干寶撰宣訖愍七帝紀束
皙撰帝紀十志鄧粲撰元明紀曹嘉之劉謙之徐廣郭
季產皆撰晉紀王紹之撰安帝陽秋訖義熙九年之事
習鑿齒孫盛檀道鸞皆撰陽秋杜延業撰春秋畧司馬
彪王隱謝沈虞預朱鳳謝靈運臧榮緒蕭子雲沈約鄭

忠皆撰晉書何法盛撰中興書庾銑撰東晉新書荀綽

撰後書張緬為史抄蕭子顯為史草何劭為荀粲王弼

傳荀伯子為桓玄等傳陸機肇始而未備王劭續末而

不終

見文心雕龍

干寶著論近乎王化根源

語本唐李華蕭穎士集序謂文

選中晉紀總論

其書簡畧直而能婉

語本晉書本傳

猶時載浮譌罔盡

機要

語本史通

虞預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多竊寫王隱之

書謝沈才學在虞預之右習鑿齒裁正桓玄之覬覦非

望以晉繼漢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其詞甚正

皆晉書本傳

孫盛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其書詞直而理正而劉知幾

以為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叙國家則抑正順而

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鄧粲湘州曲學有

心典謨

文心雕龍

蕭子雲弱冠便留心傳著

梁書本傳

臧榮緒雖

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

南齊書本傳褚淵啟太祖云

法盛中興荒拙

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

劉祥撰宋書序錄歷說諸晉史云云

沈約故造

奇說謝靈運虛張高論道驚不揆淺才好出奇語大凡

為晉學者王檀尤劣

皆本史通

唐貞觀中以前後史十有八

家未能盡善詔房喬以中書侍郎褚遂良再加撰次乃據減榮緒書增損之喬奏取太子左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著作佐郎敬播等四人考正義例太史令李淳風深明星歷所修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最可觀採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為故曰制旨總題御撰自是言晉史者皆棄舊本競從新撰者焉舊唐書云房

喬字元齡新唐書云房元齡字喬宰相世系表又訛作
房喬松此史文之不同也然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採
短部小書詭譎碎事如曹干二氏紀孫檀二陽秋皆不
之取其中美事遺畧甚多又所評論遠棄史班近宗徐
庾競為綺艷不求篤實史通所謂飾彼輕薄之句編為
史傳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矣自南
北分疆而史官各矜所習島夷索虜互相詆刺是非不
衷於一李延壽預脩六代之史館中墜稿仍存於宋見

徐爰裴子野本於齊見沈約吳均本於梁見何之元劉
璠本於陳見顧野王傳緯陸瓊本於魏見魏澹本於後
齊見王劭李德林本於周見柳虬牛弘本於隋見王劭
本故其所采多於本書矧八書自梁陳周隋而外多闕
畧不全宋到彥之齊桂陽王鑠傳魏孝靜紀皇后及神
元平文昭成諸帝子孫明元六王太武五王景穆十二
王諸傳後齊文襄紀茹茹公主彭樂等傳若非兩史於
何得其行事然好述妖異謠讖詆嘲小事不無繁猥又

叙事過簡刊落本書語反割裂至若天文五行之變異
州郡之建置禮樂之損益職官輿服之因革經籍之存
亡散在宋齊魏隋諸志者宜總為一而乃僅成紀傳不
求典故實跡是所短也故喜之者或歎為佳史溫公而非
之者竟詆為小說朱子實當並存不可偏廢如以十史重
複別思有以更定之夾漈通志荆川左編可謂簡而該
矣究不得判然別為一史溫公修通鑑六朝之事一以
委之劉道原叙致既簡徵引尤博事多十史所未備

如陳

文帝鴨羹餉軍彭樂芒山之戰之類

惜其限於編年不可析為紀傳興化

李清嘗以八書分注兩史之下江左盛稱其書而學士家終不得見苟能取是數者之長以益李氏之所短斷為糾繆數卷則庶無遺憾矣隋書之志不以隋為限斷何也貞觀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後齊史至十年尚書左僕射房元齡侍中魏徵上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紀傳并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詔藏秘閣惟有十

志斷為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
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
其先撰史人惟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南補梁陳北補齊
周最為該備至高宗永徽九年太尉長孫無忌進奏俗
呼為五代史志其編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故也以
舊唐書為短者林駟晁公武也以新唐書為短者劉器
之唐庚也舊書不出一手或一事而兩見

淮安王神通
論功房元齡

與神通傳兩見賈明觀事魏少游路嗣恭
傳兩見山棚事李師道呂元膺傳兩見

或一文而兩

載

宇文歆諫獵表巢王元吉李綱傳兩載劉子元太子從臣乘馬著衣冠議楊炯冕服議本傳及輿服志兩

載張茂宗尚義章公主與蔣又傳奏疏兩載

或一人而兩傳

楊朝晟

或一言而

前後錯出

朱敬則傳與三從兄同居財產無異句一傳復見李光弼傳前云臨陣擒其大將徐璜玉

李秦授周摯又云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送於闕下李正已傳希逸母即懷玉姑也又云節度使侯希逸

即其外

或兩人而彼此回護

裴洎李吉甫牛僧孺李德裕等傳

以陽城

之直諫而入隱逸以張易之昌宗之佞幸而附張行成以薛懷義之淫亂而入外戚以孔穎達司馬才章王恭馬嘉運之說經而不入儒林劉敦儒宜入孝友而在忠

義傳庾敬休請於歸州置巡院勾當收管諸色錢物送
省竟得列於忠義大凡順宗以前其事較詳宣宗以後
其事多畧宋嘉祐重脩歐陽修為紀志宋祁為列傳范
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皆著作之才同預編纂
廢舊傳六十有一增三百三十有一志三表四文省事
增然歐公學春秋每務褒貶子京尚小學刻意文章用
事僻澁文彩太過譙孝寧評其失韓子中辨其惑吳鎮
糾其繆有以哉亭林顧氏嘗謂當兼二書刻之為二十

二史如宋魏諸國既各有書而復有南史北史是其例也宋開寶中宰相薛居正監修梁唐晉漢周五代之史多至一百五十卷歐陽修以其繁猥失實重加修定有

因舊史所改者

梁嘗更戊曰武舊史悉復為戊張文禮為王鎔養子號王德明舊史書張文禮

有仍舊史所闕者

梁主友貞改名瑱劉鄩討張守進唐莊宗立高祖以下四廟及奉冊母曹

氏為皇太后愍帝之奏謚上冊皆失其月日

有補舊史所無者

唐李嗣源克潞州晉歲時

遣使契丹周世宗下三闕瓦橋益津以建州及見淤口闕工置寨舊史皆不書

褒貶義例仰師

春秋國史稱其以繼班固劉向而人不以為過乃其著

論是非往往不公梁為唐之篡臣王彥章實濟其惡而
列於忠義元行欽不屈於唐明宗烏震不降於張文禮
而獨冒不韙之名至其書皇伯敬儒以正晉出帝即位
之非是猶沿濮議之誤也惜乎新史行而舊史久廢官
私所藏無從收拾在官者散見於永樂大典一書在私
者海內更無副本惟姚江黃氏有之而已蕩為煨燼矣
宋史過繁約之則其事不完

崑山歸有光祥符王惟儉
揭陽王洙甫田柯維騏臨

川湯顯祖新建徐世溥
皆事編削迄無善本

遼史過畧徵之則其文不足

契丹

國志松漠紀聞數書而外文獻不足

金源世凡三變天會皇統之間一變

大定明昌之間一變南遷而後又一變前多憑於實錄

後乃質之野史論世者欲定其優劣難矣元史其史之

最下者乎閭巷之所述編之乎史冊而不更

董搏霄傳自名董老

爺案牘之所陳措之於文章而不易

日知錄云河渠志言耿叅政阿里尚

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叅政皆案牘中之稱謂也

重見錯出繁蕪特甚雖有解

縉之正誤許浩之弼違胡粹中之續編莫能救也豈非

迫於速就之故哉編年之法肇始竹書左氏其粹也荀

素紀東西漢之始終吳曾類南北朝之征伐而司馬氏
之通鑑功最為大集衆手而成歷十九年之久觀大目
錄知年經國緯之昭晰觀修書帖知挾摛校計之精詳
觀考異知舊史小說之同異公自謂平生精力萃於此
書殆非誣也朱子因溫公舉要胡文定公舉要歷補遺
兩書別為綱目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
要而分著以脩言凡例既定付門人訥齋趙氏接續成
之訥齋屬筆尚欠詳謹間有脫誤失其本意朱子益欲

更定而未暇也其後遂昌尹起莘作發明祁門汪克寬
作考異望江王幼學作集說上虞徐昭文作考證武進
陳濟作集說正誤建安馮智舒作質實永新劉友益作
書法皆不免於迂陋洵乎紀載之難也補溫公之闕者
金履祥王宗沐薛應旂也拾朱子之遺者陳桎商輅南
軒也以云通知其意則可若以論著作之大則瞠乎後
矣統而論之隋志正史六十七部唐志正史雜史七十
五家宋志亦不下八十餘人或紀一朝或兼前代工拙

既分是非互異梁武通史事備而例疎王通元經義嚴而詞短蘇轍古史掘腐遷之舊科李燾長編煩史館之編審事如積薪理同懸鑑非能明於得失孰能平愛憎以評其優劣乎我

皇上兢業承天稽古出治延攬著作之才以備承明之選臣胸無一得才乏三長承

制下問敬以風所研習者為我

皇上覲縷一陳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史論

周長發

作史者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非才無以籠罩百代非學無以穿獵千古非識無以辨賢奸邪正是非得失之所在善乎劉知幾之言為萬世不可易之準也

聖朝闢天祿邇英之閣啓金匱石室之藏

列聖實錄敬謹撰修

國史起居脩加注錄纂修明史詳加裁檢彬彬乎多良史才焉我

皇上登極初元慎選侍從以脩著作之選小臣躬際昌期敢因

明詔所及而敬據管窺焉史記作於司馬談其子遷嗣為太史令起而成之上自黃帝迄於炎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揚子雲稱其書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誠實錄矣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叙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誠有如孟堅所議者

又無惑乎司馬貞索隱王若虛辨惑所由起而摘其瑕也漢書始於扶風班彪後其子固續成父業為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未竟表志和帝詔固妹大家就東觀踵成之今觀其書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蔚宗稱之非過也又制作之工英莖咸韶音節超詣洪邁許之非誣也然傳元譏其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臣忠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詞章而畧事實又何以說焉賴顏師古尋波討源始稱善本而

蔡謨總二十四家以集其解游秦辨一十二卷以決其疑皆有功於是書而應孟蘇文之注又無論矣後漢書作於范曄凡十帝紀八十列傳意欲矯袁張之偏駁正薛謝之陋疎自謂體大思精實天下之奇作宜唐高宗時令章懷太子賢與劉訥言等同為注釋也然採王喬鳧履左慈羊鳴事已屬不經而於竇武何進之誅宦官目為違天理張騫班勇之使西域以為遺佛書抑董宣於酷吏升蔡琰於列女殆任私意為進退乎夫前稱馬

班後稱班范義包微婉婉美素臣乃王充甲班而乙馬
張輔劣固而優遷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傳元譏後漢之
尤煩掩其鴻裁而撫其疵病倘亦春秋責賢以備之義
與陳壽撰三國志雖王充稱其高簡有法范頤表其有
益風化裴松之注言銓叙可觀然負求米之論致修怨
之言奉當塗之正朔既異於鑿齒春秋編昭烈為世家
不如梁武通史是當參閱山陽載記司馬彪九州春秋
魚豢典畧張勃孫吳之錄而後知張樞刊修之當謝陞

改作之由也晉自陸機作三帝紀而後有干寶何承天何法盛王隱臧榮緒等一十八家而檀王為劣貞觀之際君臣有事纂修於是言晉書者皆廢舊本競從新撰然而遠棄史班近宗徐庾亦以合房元齡褚遂良敬播衆人之手再加撰次而終無解於冗叢之誚焉南北諸史沈約宋書因何遜山蘇之舊補綴所遺製成雜史然兼載魏晉失於斷限其創符瑞不經王劭謂其喜造異說以誣前代蕭子顯南齊書天文但記災祥州郡不列

戶口祥瑞多載識緯南豐謂其才本率下雖刻雕藻繪不能掩其更改破析之跡焉姚思廉撰梁陳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年而後成而梁用何之元劉璠陳用顧野王傅縡推其自作益亦無多也後魏書始於鄧彥海而終於魏收收感楊遵彥之助許作佳傳受爾朱文暢之金滅其父惡騰譏穢史衆口同聲北齊書作於李德林而成於其子百樂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河清事跡擢居襄代邢邵辟雍一表竄取李文孝昭寢疾手書有垂

顏訓條其蹠落非僅數端後周一書大統有柳虬之執
簡開皇用牛弘以立言令狐德棻斐然繼作然其書文
而不實雅而無檢褒貶失中迄無定論夫自典午過江
而後叔寶未喪師以前王業偏安羣雄割據邱悅著典
畧分陳齊周為三國長孫無忌監隋史兼梁陳周齊為
五代正朔之稱千古未定李延壽乃起而調停之南愚
四史北用三書刪蕪穢之詞化偏黨之見宜涑水之歎
為嘉史也蓋三五畢紀肇自周南一姓代興例當專史

子長叙十代之興亡延壽列八朝之治亂援古證今庶
幾可比志經籍者列之為通史叙正統者別之為霸朝
論世至此非史家一大統會也哉繼南北而號為良史
者則有隋書魏徵總其事而師古穎達授之紀傳淳風
志寧授之書志南續蕭沈北繼魏收本末兼明釐然具
舉同時雖有責脩之言學者當為折中之論也有唐史
官遠軼前代貞觀以後則有柳芳吳兢韋述開元以後
則有于休烈令狐峘大歷元和以後則有崔龜從韋澳

或作矣而不傳或傳矣而不永晉革唐命丞相劉昫監
修國史總輯成編所謂舊唐書也宋慶厯中更詔儒臣
刊修於時宋景文歐陽永叔皆稱大手筆書成奏御以
為事增於前文減於舊所謂新唐書也舊書帝紀自憲
宗以上詳略得宜自文宗以下多所缺漏非紀注之失
職即實錄之不存新書整齊詳贍而於四表不復因仍
舊冊固自卓然成家顧遺德宗興元之詔列韓愈淮西
之碑詆諱辨為紕繆錄貞符之希恩此王氏辨其惑吳

緝糾其繆劉元城病其僻澀別有成書不暇備述也至歐陽修因扈蒙薛居正之舊史合五代而秉筆改恩倖為伶官宦者變外戚為家人義兒褒貶義例仰師春秋況上下五十餘年貫穿八姓十國筆力馳騁不在子長下然韓通無傳致劉氏之疑錢氏有嫌滋馬蓋臣之辨雖復陶岳補錄徐無黨解間可發明未能救失宋遼金三史皆總裁於元丞相托克托而遼史最先創稿統和以後燦然大備中州文獻鼎成完顏張柔歸金史於其先

王鶚輯金事於其後十帝之實錄未亡四朝之聖訓猶在壬辰雜編亭名野史渾源掌錄志號歸潛矧乃沓水煥其遺文黃華耀其碑版削繁刊累美不勝收一代章程宜其備也宋享祚三百年九朝國史六陵遺跡隆平之集朱墨之本尊堯之錄東都之畧治迹統類大事講義裂帛無期殺青難竟乃一再期而即告成合五百卷而仍脫漏叅是非而去取則猶是空言也權豐約以損益則尚多過舉也在明中葉祥符王惟儉臨川湯顯祖

莆陽柯惟騏迭有修明祇知刊落甚矣作史之難也元
史為宋濂王禕所裁甫六月而告竣為時既迫重複頗
多此朱右補遺陳濟節要解縉正舛正不能為二人諱
也二十一史之異同如此夫史體有二曰紀傳曰編年
紀傳本於尚書編年本於春秋紀傳自龍門史記始而
編年則自司馬光通鑑始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年經國
緯以備檢閱別為目錄叅考異同光自謂精力盡於此
神宗御製序以冠其首且以為賢於荀悅云微顯前人

規切當世居然春秋義例然帝曹魏而寇蜀漢帝朱梁而寇河東紀武后之年黜中宗之號皆不能為溫公解免也朱子之作綱目也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綱倣春秋兼採衆史之長目倣左氏稽合諸儒之說褒貶予奪嚴於褒貶千萬世所奉為素王之功臣者朱子一人而已要之作史者上任夫人貴行乎四事則重委任假歲月專職業訪遺書也下之任職貴稽乎五志則達道義彰法戒通古今著功勲表

賢能也此荀悅之論也而且叅之以三科則叙沿革明
罪惡辨邪正也此劉知幾之論也果其才足以證今學
足以考古識足以持衡百代於以黼黻

昇平潤色鴻業一本通鑑綱目以為準作史其庶幾乎

史論

沈廷芳

臣聞史之為書體宏義審事核辭該采之務其博而擇之務其精蓋史者人君之動作威儀朝常之是非得失悉著於篇以為昭鑒不特備歷代之典故而已世所謂正史者廿一史也昔司馬遷世為太史令本其父談之書以成史記起黃帝迄獲麟之歲上下三千年事瞭如指掌洵為紀傳之首其中景武紀禮樂律書等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補之河渠等書司馬貞補之作音義者徐

廣作集解者裴駙也後漢蘭臺令班固亦承父彪家學
倣遷史為漢書其女弟昭就東觀給札輯校內八表天
文志皆其所補也其書發凡起例華緝整瞻卓乎一代
之史裁注之者二十四家顏師古為最范史雖與班馬
號三史然文繁於質視二史非其倫矣竊嘗以班之譏
遷范之譏固而歎作史之難蓋蔚宗之所采又皆瑣碎
之書且贊辭佻巧於史體為何如哉陳壽三國志嫌其
太畧裴松之為注事頗明悉壽之帝魏退蜀正統已紊

其識見可知矣晉書為臧榮緒本貞觀中以何法盛十八家晉史不善詔房喬等再加撰次當時同撰次者褚遂良李淳風李延壽敬播諸人而凡例多出於播天文律歷淳風專之喬以宣武紀等傳論太宗自為故總題御撰惜史論雜以駢儷多沿六朝餘習究非正體也南史成於李延壽刪繁補闕過八書本史遠甚隋書魏徵等撰徵自為序論天文五行律歷三志淳風獨作又詔于志寧等修五代史志編入隋書先儒稱其極有倫

理本末兼明梁陳齊周之事備矣劉昫因韋述之書成
唐書煩畧不均若新唐書則歐陽修撰紀志惟務褒貶
宋祁作列傳刻意才章是以一書而體製各異其登諸
十七史者即其表中自稱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故也五
代史本薛居正書歐陽修編成新史文法史記考核獨
詳較諸史為優歐本出而薛本遂廢史之卷帙富者莫
如宋畧者莫如遼金史得元好問稿本差勝宋遼二史
然總不及前代元史八閱月而成後以順帝無實錄可

徵復遣使采凡涉史事者令郡國上之重開局半年乃訖功雖以宋濂總其事而舛謬特甚後人每欲刪定而當時國史傳者益寡無從正其是非也若夫史有二體曰編年曰紀傳編年本春秋之法司馬光用其例以修通鑑而朱子綱目一書則綱倣春秋目倣左氏洵可謂金鑑前編陳桎所輯續編商輅所輯皆效朱子體例為之文頗繁賾而遺意猶存他如荀悅之漢紀袁宏之後漢紀諸書雖得失詳畧不同皆可脩正史之所未及至

於史之傳信後世實非易易觀劉知幾三長之論袁松
五難之說則一代之書必成於巨手而後作者之精神
炯炯長在簡冊乃為良史小臣草茅末學見聞濇昧仰
承

明詔謹據管見以對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史論

汪士鋐

古者天子置史官以紀言行言則左史書之行則右史書之周禮所稱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凡有五焉諸侯各有國史分掌其職若晉太史齊太史見於春秋傳者是也春秋孔子所修雖史也而尊為經矣武帝置太史令司馬談父子世居其官採前代斷自軒皇運於孝武成史記一百三十篇雖史官之舊而體制獨創後世作史者咸宗之補之者褚少孫集注者裴駙也班固

漢書繼父彪而作八表及天文志未竟和帝詔其女弟
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顏師古注解世稱班史忠臣范
史自言體大思精矜詡太過然類次整齊格律精深所
以繼班馬而並稱也若荀悅之漢紀辭約事該袁宏之
後漢紀損益精嚴皆號佳史陳壽三國志初成人稱其
善叙事帝魏者以承晉之所承耳未可以厚非也晉書
一百三十卷唐房喬等撰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
晉史未善詔房元齡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

臧榮緒書增損之又命李淳風李義府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其書成於衆手有叢冗之譏焉若沈約之宋書蕭子顯之南齊書姚思廉之梁書陳書魏收之後魏書李百藥之北齊書令狐德棻之周書備數以紀一朝而已自李延壽南北史出刪繁補闕論者謂其過本史遠甚故八書雖不廢而延壽之作巍然傑出矣隋書惟志最善本末兼明極有倫理由善用志寧淳風等之才也舊唐書多所闕畧故宋仁

宗詔修之歐陽紀志宋祁列傳書成稱事增文省宜勝
於舊而非出一手未為全善列傳字多奇澁識者訾之
舊書不得列於十七史以崇新而不敢收舊故也梁唐
晉漢周書開寶中詔修之薛居正監其事後歐陽修以
其書繁猥失實重加修定歿後始聞於朝取以刊行人
稱能繼馬史故薛氏之書寢微矣宋遼金史比於自鄮
以下元史義例多缺實以成於倉猝後人欲為刪定非
網羅遺軼胸具別裁者未能從容濡翰也夫正史莫著

於二十一史者以皆紀傳之體也若編年之體則沿起
於左氏繼之者為漢紀至宋而通鑑成於涑水綱目正
於紫陽編年者無能出其範圍矣金仁山之前編商輅
等之續編式遵前軌亦自可觀世謂作史三長其論發
於知幾誠無以易史通一書詆訶古人鮮能免者而劉
所自運未有以表厥長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不其然歟
讀史者誠留意於因革損益之宜兵農食貨之制舉千
百年之典故瞭如指掌洞悉胸中將不徒擅長於蘭臺

石室而所以潤色

皇猷以襄

朝廷之隆理者固有在矣

史論

齊召南

自尚書春秋準左右史之法各為一體而漢以後之史體亦分為二司馬遷效尚書創為紀傳班固因之以成漢書後世為史者勿能易今所稱二十一史是也夫以一代之史作者多至數十家其後乃推一史為正累代皆然然求史才如遷固不可得也求遷固不可得況求駕遷固而上之乎彼遷史不始遷也父談開其先而又褚少孫補也固史不始固也父彪開其先而又女弟昭

踵成也遷史有裴徐鄒許劉之音解而唐司馬貞之索
隱為最固史有服應孟晉崔孔諸葛夏侯包蕭諸家之
音注而唐顏師古為最二史尚矣蔚宗後書自稱體大
思精母亦班固劉珍之紀傳崔實邊韶延篤朱穆盧植
馬日磾蔡邕楊彪之述作本自詳贍謝承華嶠謝沈袁
山松之後書各有可觀萃衆長者易為力乎然以較二
史則有間矣荀悅漢紀三十篇詞約事詳袁宏後漢紀
三十卷號為精密特以世方目紀傳為正史故以編年

為旁書也陳壽負良史才致張華稱善夏侯輅筆范頤
贊其詞多勸戒固亦不誣而紀魏傳蜀終乖大統後儒
譏之然足與三史頡頏此書而已晉史自陸機王隱干
寶何法盛臧榮緒而下作者十八家唐太宗謂其才非
良史書虧實錄乃詔房元齡褚遂良許敬宗來濟陸元
仕劉翼李淳風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元功辛元馭
劉允之楊仁卿令狐德棻李延壽張文恭李安儀李懷
嚴等二十一人或分掌著述或考正義類而凡例出敬

播者為多然廣採世說搜神贊論俱尚駢麗非史體也
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魏書李
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北周書皆為一代專史而南北
分土彼此相訾詞皆失實李延壽繼成父志乃括宋至
陳為南史括後魏至隋為北史唐書稱其遠過本書然
好記稗官小說而於志闕如又不若宋齊後魏三書於
典章制度為該備也魏徵等撰隋書其志三十卷用于
志寧李淳風諸人之所長歷久始就故晉隋之善在乎

志而隋志尤足上繼班書唐自令狐德棻吳兢韋述柳
芳于休烈等賡續撰述事迹稍脩石晉宰相劉昫為紀
二十志五十列傳一百五十說者謂其繁簡不均多所
闕漏宋嘉祐中歐陽修宋祁新書成表稱文省於前事
加於舊雖子京語尚僻澀取譏當時然其於舊書也廢
舊傳六十增新傳三百三十一又增志三表四刊正補
綴之功斯亦勤矣必謂新不如舊豈通論哉薛居正五
代舊史胡旦以為褒貶失實歐陽輯之如家人五代之

臣死節死事一行雜傳皆自創義例有闕綱常文章之美幾與遷固同風而實事或闕是以後人艷其才而亦不免或思舊史也宋遼金三史俱出元臣托克托等遼史疎畧其無足怪宋史繁冗特甚尋常之事功亦有專傳數見之奏疏敷衍成篇卷幾五百而軼事仍多蓋新唐之弊在節省宋史之弊在鋪張過猶不及其失均耳金史於三史中最稱明簡以野史之亭歸潛之志具有可徵故也史之訛舛至元而極或一事互書或一人兩傳

皆未暇審定夫以宋濂王禕與汪克寬胡翰陶凱陳基
趙汭高啟徐一夔等三十人俱耆儒宿學觀其凡例紀
準兩漢志準宋史表準遼金傳叅酌於累代亦云善矣
而其書則并宋與金之不若何哉限期太迫以十三月
而成一代之書雖遷固不能工也史之善莫如世其家
次則莫如專其人又次則寬其歲月遷固世其家者也
李德林百藥姚察思廉李大師延壽亦世其家者也陳
壽范蔚宗沈約蕭子顯魏收及歐陽修於五代則專其

人者也至開局分任衆臣自唐修晉隋二書始而唐書
宋遼金元之史如之然修元史之歲月促矣是二十一
書有史官之史有文人之史有小人之史遷固其史官
之史乎陳壽簡質猶為近之李延壽瑣碎則史而流於
裨矣蔚宗小人也其書文人之史也歐陽修君子也其
書亦文人之史也北齊北周梁陳皆然而陳周為優南
齊最下此固曾鞏之論所謂才不可强者耶晉隋唐宋
以至元史皆雜出於文人而晉隋之志則史官之史矣

宋魏二書以小人而為小人之史何足道哉若夫編年之書漢紀之後代多作者亦與正史埒宋司馬光奉詔撰通鑑得劉攽劉恕范祖禹以分其任修之十九年而書成起周威烈王至後周顯德治道得失如指諸掌朱子因而綱倣春秋目倣左傳天道明而人事備筆削謹嚴能正通鑑之失而芟其繁鱗經而後未有若此書者也總之史才最難非劉知幾所云兼三長者未足當之而其人非有聖賢之道公正之心雖具三長猶未盡善

史豈易言乎史如遷固至矣遷失而固譏之固失而蔚宗譏之王通且謂史之失自遷固始編年如通鑑至矣而帝魏寇蜀不能引習鑿齒蕭常之書武后中宗不能援沈既濟孫樵之議其餘差謬得綱目而大義始明又況外此之紛紛撰記者哉正史之外旁史野史雜史每書藝文經籍志其篇目浩如烟海其可佐正史而備缺畧如古之漢紀後漢紀元經唐鑑南唐書東都事畧隆平集名臣事畧諸畧叅考互訂豈無待於博雅之士歟

臣淺陋不足以應

明詔之問臣謹對

復見天心論

萬松齡

嘗思易之為書廣大悉備而八卦始於乾坤乾之彖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坤之彖傳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元者何仁也仁者何天心也乾坤不外於一元即不外於一仁乾能統天坤之資生又不外於乾之資始是易之所包者至周而易之所斂者至密夫亦以天心統之而八卦之義脩即六十四卦之義亦無不脩然則復見天心之一言誠善於言易者也試論之夫復者陽之

始生也有象之先陰含陽故河圖之數常用偶剝之盡而為坤陽氣已生於下積之一月而一陽之體始成故稱復焉有象之後陽先陰故洛書之數常用奇坤變而為震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自是而為臨為泰則天地交而上下通矣復之為象外坤而內震震非乾也而彖曰復見天地之心此其義何居乎蓋陰極而陽生剛德方長而有日進之勢故震之初爻即乾之初爻也一陽生五陰之下而聖人貴之以為此天地之心之所在誠

以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仁也仁統四德而常存春貫四時而常在故亨者元之暢遂利者元之歛藏貞者元之堅固四時不能離春以成四德不能離元以立也亦明矣夫陽有方長之機陰即有日退之勢萬物莫不胚胎於此焉故曰所從始也邵子有曰乾遇巽時為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地逢雷即復之象也一陽乘令而衆陰退而聽命焉故不獨陽卦為陽即陰卦亦無非陽也舉三十六宮而八

卦盡於此矣則復之初爻為八卦之所從生亦較然可
觀矣故以象而言之則謂之根合理與氣而言之則謂
之心天根即天心也且復之為卦於律也為黃鐘於月
也為冬至邵子又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言天而
地該乎其中矣雷方出地乾乃統天萬物未生機則已
著然則復之初爻即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始
可也體仁之君子惟能明乎資生資始之義知八卦不
外乎乾知乾不外於初爻由是而盡仁由是而盡義與

禮智則天德全而王道脩矣

禮以養人為本論

王會汾

盛王之治必以禮為先者非徒樂其威儀之美度數之繁也必將有不容已於天下者而後制之以為法於天下此當世所以羣焉樂趨至於傳百世而不泯者也蓋自古敦龐淳厚之治非一切法制禁令所能成惟探乎風俗人心之本而一一有以維持而固結之然後斯民可與為治而不可與為亂漢儒劉向言禮以養人為本請論之夫民生一日不安則天下不治將欲安之務先

養之而養之之具將安出哉民具血氣心知之性而即有聲色臭味飲食男女之欲隨時而動逐物而遷凡可以養其身者無弗致也逞嗜慾而侈忿爭力勝則相搏智勝則相殘其所以異於禽獸者蓋無幾耳聖人以為聽民自養而不使之善所養則四肢口體皆足以傷生而害性欲使去危即安是孰有善於禮乎禮也者內主於敬而外極其文敬則有所不敢而惰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焉文則有所不可已而一切周旋進反等級隆

殺之間必為之立中制節焉凡其委曲煩重皆世俗之所謂拘苦而難行迂濶而不情者而先王必曲盡夫精微用以柔其傲氣防其憤心閑其逸志流示於耳聞目見之地而漸漬於肌膚性命之中誠懼隄防一虧而斯民將有一旦卒然不可救之患也夫是以智者循理愚者守法兵革不用天札不興其始甚難故其終有所甚易其始也鄭重遲回而不敢以驟合故其後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先王所以蟠結人心綱維世俗馴至於大順

大化者恃此而已矣荀卿曰禮者養也人徒知稻粱五味所以養口椒蘭芬苴所以養鼻黼黻文章所以養目而不知恭儉莊敬乃所以養安也萬物安民生遂型仁講讓舍禮無由是故王者貴焉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奸非顧不用也然禁之於已然之後不若制之於未然之先故曰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罰所以助治也廢所恃而立所助豈得謂知本者哉夫鍼砭但施於一時而芻豢實供於朝夕未聞藥石之可代膏粱也賈生

謂導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治亂分焉董子亦言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功陰常積於空虛不用之地諸儒之說是相發明養人者亦務求其本而已矣



皇清文穎卷十